



十摇八摇义

第三十一回 鲁清用计诓弓弹 杜林激怒翻江龙

霍坤问：“掌柜的，这一带照这个村子大的有几个？”黄甫说：“我们这里是五里地的长街，这一方是十八个村庄，就是我们这个村子大。”在宋朝那时，这个村子名为黄格庄，姓黄的必多，要叫李村，那姓李的一定多。当时霍坤问了他的名姓，以及庄名，黄甫全说了，又说道：“离我们东村口偏北，有个黄林庄，跟这里是一般大。”霍坤道：“由此到卢和县，来回有多少里呢？”黄甫说：“到卢和县，从我们这里是七里远近。”霍坤说：“这位县太爷，姓甚么呀？”黄甫说：“姓冯，他官印是冯治国。东门外代理十八村，西门外也代理十八村，大家人等，给太爷赠一美名，尊他为玉面赛包公。两袖清风，爱民如子，公正无私，乃是一位清官。”霍坤一闻此言，双伸大指，遂说：“此县该管地面，可有土豪恶霸，以及那不法之人？”黄甫说：“那倒没有，真乃是国正天顺。达官，您打听这个有甚么意思呢？”霍坤说：“要是赃官逆臣，我从此处经过，要给你们大家除去此害。”黄甫说：“没有。”霍坤说：“要是位清官，我到县署挂号，我打算在此立座擂台，以武会友。”黄甫说：“您要是立擂台，那就不必上县里去啦，这件事您交给我吧，我能给您办去。黄林庄有个绅士，此人姓黄叫黄六，外号人称土圣人黄六，黄花庄有个人叫百事通黄三，可以把他

二人找了来，跟他们一说，就可以成。因为他们两个，在县太爷面前，是说一不二。”霍坤说：“好吧。”当时开出一个单子来，交给黄甫，又回到后院取出些银子来，交与黄甫，令他立了一本出入的流水账。黄甫一见，忙命伙计把黄三黄六一齐找了来，将银子交给他们。二人拿过来一看，一参酌情形，当时两个人跑出去找来土木工，以及棚匠人等，当时就动起工来。那黄三监工，令黄六去找吴老达官。少时霍坤随他倒来到了南村头，看了看说道：“黄三，你们将台搭在西边面向东，可不大吉利。有句俗话，是一支白虎门前坐，不是福来定是祸。”黄三说：“老达官，您千万别那么想。要是有个不幸，打死三五条人命，那时你尽管走您的。我们两个人，能替了您啦，左不是花些银子，一点牢狱之灾没有，管保叫您平平安安的走，决没错儿。”霍坤说：“那就任凭你们所为吧。”说完了他回到了店中，见了黄甫要了一本历书，查看吉日。黄甫说：“您要用多少日子呢？”霍坤说：“立一百天吧”。后来查好了吉日。这天正好要开擂，这时正巧有山东的群雄来到啦。打人群之中看出来刘荣，这才冒叫一声。后来看见有一个青年英俊，在他身边甚为可心，便将他点名叫了上来。两下里比武较量，才有此奇遇。

当时刘荣跳下擂台，这里也全收拾齐啦，一同回店。他下到台后，见张氏与婆子丫环，正围着小霞，那小霞是放声痛哭。霍坤上前说道：“姑娘你不必啼哭啦。武夫之家，男女胜败，通是一理，没有甚么的。”小霞说：“爹爹，今天开台打擂，古事今比，您有把人家叫上来的吗？既然把人叫了上来，那您就跟人有仇。两下里比武，就应当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，为甚么又让他半步？若不是女儿多说一

句，您是当时命丧台上。谁知孩儿上前，又遇上险，多承我那刘叔父，说了句话，才将女儿的性命保住，要不然我已早死多时啦。”霍坤说：“姑娘你招数变的早。他要变招使这手功夫，那你就把他举起来啦。”小霞说：“我要将他举了起来，不用说我刘大叔讲话，您说话我也得把他扔下台去。”霍坤说：“姑娘，你也不必再哭啦，有甚么话咱们家里再说去。”小霞说：“我要跟您回了店口，您可得给我找那狂徒，我非要了他性命不可！我问一问他，咱们父女跟他有何仇恨？”黄张氏说：“姑娘，别让你父亲着急啦，有甚么话，咱们到店里再说去。”金屏翠屏二人也说道：“小姐呀，这不是老人家说啦吗。别管如何，咱们先回店去吧。”一个没出阁的大姑娘，被人家男子举过头顶怎么也是不好看。小霞无法，只得用手绢擦了擦眼泪。霍全带过马来，姑娘搬鞍认镫，上了马，他老夫妻也各自上了马，婆子丫环各上了车辆，大家一齐回店不提。

且说台底下的傅家五寇。那小蜜蜂傅虎、金头蜈蚣傅豹、小花蝴蝶傅荣、追风鬼姚庆、黑面鬼姚明，五个人的二眸子，不错眼珠的看着他们，这五个人一直跟了下来，走在人群之中。傅豹说：“合字。”傅荣说：“并肩。”傅豹说：“牵着他，垛字窑，昏天字，撮红，溜攒至月攒，伶俐齐毕，入窑儿扣烟，将斗合的星星摘走。”这些话乃是江湖黑话，说明白就是：合字是兄弟，并肩是哥哥，牵着他就是跟着他，垛字窑就是店口，昏天字是黑啦，撮红是点上灯，溜攒是定更，月攒是二更，以后便是说，晚上去点薰香，好去采花去。他们这样一说不要紧，旁边有人说道：“你们这几个小子们，真是满口胡言乱语。”五寇一闻此言，抬头一看

人家，没敢言语。原来傅虎认得此人，乃是单鞭将马德元。他们不敢再说，恐怕叫人家打啦。五寇跟下霍家车辆去，暂且不提。

且说刘荣他们众人，看擂台事已完，遂说道：“列位呀，咱们先回店吧。这个立擂的不是外人，他也是我的一个老友。”何凯说：“既是您的老友，为甚么将我侄儿叫上擂台？是何道理？”刘荣说：“二哥您不知道，其中还有内情，容到店中，您就知道了。”鲁清说：“石爷走哇，咱们回店吧。”石禄说：“我不走，我还等着打擂啦。”刘荣说：“咱们走吧。人家累啦，一天就打五擂，多了不打。”石禄说：“我不累呀。”鲁清说：“你不累也不成啊，人家不往上叫人啦。”石禄说：“那么还得多会打呀？”鲁清说：“明天打擂。”石禄说：“小何，你怎么把那个大妞子给举起来啦？你把我举起来试一试。我替那个大妞子能把你举起来。”说着话，他奔何斌面一掌。何斌往旁一转身，不由心中所思，他的工夫好，我爹爹在世之时曾经说过，少林拳脚好，武术超群，我何斌没会过。今天我得跟石禄会一会招数，他要胜了我，西川仇可报，他要胜不了我，那是一勇之夫，虽是横练，也无济于事。按何斌的技术，要比平常人倒是好，可是要比真有功夫的人，他可差一点。石禄掌一打他，何斌往旁一闪，用右手一迎。石禄上前用掌又压他，入步使了个外百灵腿，何斌往上一长腰，早将外百灵腿躲过。那石禄往下一存身，又一长腰，用手一滑他腿湾，往上一挑，那何斌就来了个小翻膛。石禄右手一抓，将胸前十字绊抓住，往这里一带，就将何斌提了过来，硬住腕子往上一提，便将何斌举起来啦。鲁清一见，连忙说：“石爷，手下留情。”石禄说：

“小何，你把大妞子举起来啦，我也把你举起来啦，我跟你学。”说完慢慢的又把何斌放下。大家这才一齐往店中走来。杜林问道：“刘大叔，这个擂台上是谁呀？”刘荣说：“这个是金刀赛判官镇西川霍坤。”杜林说：“认识啦，他认得我爹爹与我那叔父，他那个时候到上我们家中去过。”刘荣说：“你瞧见过此人吗？”杜林说：“瞧见过。我净跟我那霍大姐闹着玩，因为闹着玩，我爹爹还打过我呢。”刘荣说：“别的不用提，咱们店中一叙吧。”杜林说：“他是那一门的呢？”刘荣说：“他是右十二门第七门的。”杜林说：“刘大叔，您一说这个门户，我知道啦。”刘荣说：“你知道甚么呀？”杜林未曾说话先看何斌，不由一吐舌头。原来他素日与何斌打哈哈说笑话，他心眼最快，见景生情，早明白这内幕啦。刘荣说：“你又知道甚么啦？”杜林说：“我这个霍大姐要姓何啦，她一姓何，我可就管她叫何大嫂子啦！”大家一听一乐儿。

说话之间，来到黄林庄，三义店门前。鲁清上前叫门：“丁大哥赶快开门，我们大家回来了。”丁银龙一听，忙命伙计将店门开了，大家走了进来，看见众人面带喜容。大家到里面，大门紧闭。来到屋中落了座，丁银龙追问打擂经过。闪电腿刘荣，便将经过之事，一一说明。那杜林说：“何大哥您这里来。”说话之间，何斌便随他出来，到了西房廊檐底下。杜林说：“咱们石二哥的拳脚怎么样？”何斌说：“少林门的拳脚，实在不错，比你我胜强百倍。”杜林说：“大哥呀，人家这个擂台可有内幕，并不是报仇的擂台。要是报仇在台上半招不让，可是要提起那位姑娘的武艺怎么样？”何斌说：“武艺不坏。我在山东一带保镖，还真

没见过这么好工夫的。”杜林说：“不但武艺好，她容颜怎么样？”何斌说：“容颜出奇。”杜林又一吐舌头。何斌说：“杜林你打听这些事，干吗吐舌头啊？”杜林说：“何大哥。他是男是女？”“他是西川路的人。”杜林说：“您在何家口说过，够奔西川路，无论男女老幼，是刀刀诛尽、刃刃诛绝。这句话您可太伤众啦。人说话不能棍打一片，既是棍打一片啦，您把那姑娘给举起来，为什么又给放下呢？”何斌说：“皆因刘大叔答言说那台官是他们的贵友，因此未把她扔下擂台。”杜林说：“何大哥，倒不是刘大叔说那句话。一来此女能为出众，二来你看此女投缘，三来何斌你舍不得。由此一看，这才算门当户对。何大哥从此交朋友，我不跟你交啦。你爹爹仇还未报啦，你敢情有招亲之情。从此以后，你可别跟我呼兄唤弟啦。”何斌一听此言，当时臊的面红过耳。杜林又说道：“何斌你不用想着脸儿害臊。这话可又说回来啦，千里姻缘一线穿，这也是月下老人给配就的啦，非人力所能如此。我还不是呕着你玩，咱们先到西川，那时你刀劈二峰啦，拿住普铎，将三个人头带回何家口，在灵前祭完，那时你再与我那个贤嫂圆房。你名利全有啦，谁不说你好哇。”此时鲁清早追了出来，听见此话，遂说道：“杜林呀，你可太爱说话啦，你这一说不要紧，也许给成起来，可也许说散啦。可称是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。要不怎么古人说，君子欲讷于言、而敏于行呢。说话不能太随便，话到唇边你得留半句呀。无论男女，嘴说话，可得要留德呀。”说完，三个人一同回到北上房，来到上房之中，谈谈论论。正在此时。店伙计跑了进来，问道：“哪一位姓刘？”刘荣说：“我姓刘。”伙计又说：“哪一位姓何呢？”何凯说：

“我姓何。”伙计说：“外头有霍达官求见。”刘荣何凯二人，来到外头。刘荣上前见礼，遂说道：“霍大哥，此位是我二哥，此人家住山东涟水县何家口，姓何名凯，排行在二，外号人称逆水豹子。二哥，这是我霍大哥，他祖居西川大龙山后霍家寨，姓霍名坤，外号人称金刀赛判官。”两个人相见，互相一抱拳。何凯道：“霍爷，我久仰您的大名，西川路上，还真得叫你给荡平路啦。”霍坤道：“岂敢岂敢！何二爷，您弟兄二人，威名远震，在山东一带保的是水旱两路的镖，谁人不知，那个不晓呢。”

弟兄二人当时携手揽腕，一齐来到柜房。伙计将店门紧闭，刘荣命伙计预备茶水，茶水已到，每人倒了一杯，他们吃茶讲话。原来霍坤是为姑娘亲事而来。在擂台上，已然听见刘荣说啦，他们是左十二门第七门的。他来这里，本来是给他找婆家啦，可是见了面，怎么好就提亲呢，必须用话套话，慢慢的就可以引到此处上来。因为当时不好结果，今天前来拜望。霍坤说：“何二爷，您是哪一门呢？”何凯说：“我乃是少林门，左十二门第七门，自幼爱练习大红拳。您是那一门呢？”霍坤说：“我是潭腿门。”刘荣说：“霍大哥，您家住在那个村子里呢？”霍坤说：“黄花庄东头，路北四合店。我问何二爷一声，在擂台上动手之人，他是您的甚么人？”这句话他可是明知故问。原来他借这句话，为是借话套话，好向他提亲。何凯说：“那孩子不是外人，乃是我兄长之子。”霍坤一闻此言，不由称赞道：“能为出众，武艺高强，令人钦佩。”何凯站起一抱拳说道：“老兄长您多夸奖了。在台上多蒙您的爱护，让他一招，赐他的全脸。您要不容让半步，此孩他不能把您胜啦。”霍坤说：“何二爷，

您那贵侄少爷，今年多大年岁啦？”何凯说：“他今年已然二十有四啦。”霍坤站起来抱拳一拱手，说道：“何二爷。我有一事向您启齿。您叔侄爷俩，必须要捧我一场，赏我们全家的脸面。就皆因他二人在台上比武，公子何斌是正人君子，不过男女授受不亲，他将我那少女，举过头顶，因此我要将那女孩儿许配他身旁为妻，以全两家的脸面。就请我那刘贤弟为媒，你我两家结为秦晋之好。”刘荣说：“二哥，何斌不是也没定下亲事啦吗？”何凯说：“有我兄长在世之时，到是没听他说过，大半是没定啦。不过是恐怕我嫂嫂她回到河南姜家屯，与他定下亲事，那我可就不知道啦。”霍坤说：“二爷，这个不要紧，要是定下亲事呢，两头为大；没定呢，那就没有说啦。我想咱们两下里可称门当户对，我那女儿小霞，今年也是二十有四。我且问二爷，何斌的生日您可曾知晓？”何凯说：“此孩的生日是四月十六日。”霍坤一闻此言，不由大喜。刘荣说：“霍大哥、何二哥，你们两下里要是结了亲，那才是真正的门当户对。我一定给你们两下里作保。”

书中暗表。这个亲事，原本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那才对呢。比方说，姑娘的娘已去世，那才轮到她父的身上，由男的与他提亲，可是人家必须般配，年岁也得配合就可以许配他身旁为妻。如今霍坤是个急劲，自己跟他们一提。当下何凯说道：“霍大哥，这个亲事，我倒是答应了。但是我那侄儿何斌，他性如烈火，并且又有孝在身。跟他一提，那是准不成。”霍坤说：“咱们大家可以一同赶奔西川，与何大哥报仇完毕，那时再给他们圆房，还不成吗？丁二爷呀，可有一节，如今咱们可是结了亲，可是我得要您一份定礼才

成啦。”刘荣一听要定礼，这倒是应当的。何凯说：“刘贤弟呀，要是定礼，恐怕何斌不给吧。按说无论甚么，全可以定亲，但是他要不肯给，那可怎么办呢？”刘荣说：“不要紧，我有主意。”遂叫道：“霍大哥，你要打算叫我们弟兄二人，给您向他去要，也怕他不给。我给您介绍一位朋友，此人是山东著了名的人物，真是能说善道。少时你们二位见了面，您就知道啦。”霍坤心中所思，我耳中有一两位的。当下说道：“刘贤弟，那么您就替我分神吧。”刘荣说：“你不用客气，等我去请他去。”何凯说：“刘贤弟，您请谁去，也是不成。”刘荣说：“你就不用管啦。我有办法，非会友熊鲁清不可。”霍坤说：“刘贤弟，你的这位会友熊鲁清，早已的耳熟。”刘荣说：“他住家在山东登州府南门外，鲁家坨的人氏。”霍坤说：“我有一友，自从结拜分别后，至今未见，此人姓鲁名彪，人称自在雄的便是。”刘荣说：“他二人是一母所生。自从与王氏老太太办寿日那时，鲁彪走去杳无音信。”霍坤说：“这个鲁清是不是未曾说话，先从鼻子眼里哼哼的那位是不是？”刘荣说：“不错，正是他人。”霍坤说：“我往山东走镖，与他会过几次，不过因为有点小事犯过意见。我倒不知他们二人是亲弟兄，我以为他是我大弟鲁彪的同族弟兄。那时若不是看在我那大弟的身上，他早死在我的金背刀下。”何凯一闻此言，说道：“亲家，我倒是时常听鲁清说过，他就提西川有一个姓霍的，可是并没提人名。他说要不看他兄长的面上，早就阴您啦。那鲁清您可别看他艺业浅薄，他可别有降人之处。俗语说的好，逢强者智取，遇弱者活擒。”霍坤说：“我与那鲁彪在神前结拜，那时我曾问他名姓，他说他姓鲁。我当时不知道

他是我那拜弟的兄弟，若是知道，那能小看他呀。我小看他不是小看我那拜弟啦吗？”刘荣说：“大哥，我把他约过来，您知错可得认错。这件事就靠在他的身边啦，除非他，别人可办不了此事。”霍坤说：“刘贤弟，那么你多受累吧。”刘荣说：“这有甚么呢。”说完转身来到正房，进屋一看，没有鲁清，忙到东西是找，也是没有。

杜林在后面跟随，问道：“刘大叔，您有甚么邪症吗？你瞪着两只眼睛找谁哪？”刘荣说：“我找你鲁大哥啦。”杜林说：“你找他有甚么事呀？”刘荣心中一想，这个孩子诡计多端，虽然说人小，他一举一动，言谈话语，比鲁清可不在他以下，他要呕人打哈哈，就许挤出是非来。遂说：“你不用打听甚么事，这个事你办不了。”杜林说：“我知道啦。”刘荣说：“你知道甚么事？”杜林说：“您找我鲁大叔，为是给我何大哥说个夫人。我何大哥愿意，此事十成还没有一角啦，我何大哥与我霍大姐，他们两个人就投缘，夫妻要是不投缘，他不能这么样的夸奖我霍大姐。您给人家提夫人。我知道我鲁大叔在哪里啦，我不告诉您。我心中纳闷，我在家中之时，有给杜家五狮子提亲的，怎么会没有给我提亲的呢？也是我人头长的太不得哥们，一颗干脑帮骨，今年刚十六岁，两边腮帮子往里，要没有牙床支着，还往里瘦啦。也就是我何大哥在台上，与他比武，要是我在台上比武，她早就把我给踢下来啦。”刘荣说：“你鲁大叔在哪里哪？你告诉我。”杜林说：“我偏不说。”此时鲁清在门后头一哼吃，刘荣赶奔上前，说道：“鲁贤弟，你到一趟柜房。那里有一位朋友，求你一点事情。”鲁清说：“好吧。”便随刘荣往外要走。杜林说：“您先别走。”鲁清说：“有甚么事

吗？”杜林说：“我何大哥他净小瞧我，我可给他们破坏破坏。我这个霍大姐，要娶到何家口，那可真是美满的良缘，因为他们二人很是投缘。我霍叔那年上山东送镖，我霍大姐就跟着，她在我们家住着过，我要一逗她，她就打我。”鲁清说：“杜林，这可是一件大事，很有关系，你可千万别在里头说坏话。可不许你戏耍何斌，不准去逗你小霞姐。他二人过门之后，圆了房啦，你再提她，我可不管啦，那时他们两个人打你，我可不管啦。再者说，你们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，如同亲弟兄一个样，那要再说别的，那可于理不合啦。”说的杜林不敢言语啦，鲁清这才跟随刘荣，一同来到柜房。

刘荣高声说道：“霍大哥，鲁二弟来啦！”那屋中霍坤何凯二人，忙迎了出来。霍坤见了他，一揖到地说：“二弟呀，千错万错，全是我一人之错。您与我大弟鲁彪，乃是一母同胞，我实在不知。我要知道，焉能与你不合呢？”此时鲁清心中暗想借着这个为由，我得给你几句，遂说：“这不是老火球吗？谁把您拿到这里来啦？”霍坤一闻此言，鼓掌大笑，说道：“亲家、刘贤弟，你们听鲁二弟他说的这话。”刘荣说：“鲁清，别跟老哥哥凑啦。你们哥俩个前场堆的口仇，今天你们是一天云雾散，不准谁再放在心中。再说当年霍大哥不知道你与鲁彪是亲兄弟。方才问他与我二人打听，我们俩个人一说，他直认错。”霍爷说：“我要知道，他是我鲁大弟的亲兄弟，我小看他，如同小看我那大弟一般。”刘荣说：“从此你们老哥俩，谁也不准记恨前仇。”鲁清说：“何二哥、刘大哥，你们二位不知，当年他头一次上山东送镖之时，他们两个人，就神前结拜。给我老娘办寿日之时，

他们全家全上我们家去过，我那嫂嫂与我老娘拜过寿。那时皆因我有事出门未在家，我回来之时，在登州府西门外，我看见他啦，赶紧下马，叫了一声老大哥，他连下马都没下马，反倒冲我一撮嘴，他还说我认差了人啦，你认得我，我为甚么不认得你呀？说完他们一齐的往西去啦。临行时他还说了句，长眼睛不看明白，胡叫人甚么东西。后来他再上山东来，那我就不叫他霍大哥啦，我叫他火球啦。你们哥俩，谁把火球拿来的，我得拿一拿，看看这个火球儿烫手不烫。”霍坤说：“鲁二弟你就说吧，我看你拿的动拿不动。”刘荣说：“得啦，谁叫您是哥哥哪，还容不过他去。我二弟必是好谈笑。”鲁清说：“火球儿，我这可是没找你去。”何凯道：“鲁清，咱们可全是山东人，你这个就不对啦，没有耍死儿没完的，你再要紧说，那就赶尽杀绝啦。二弟你敢紧上前与我亲家赔礼，以后你再说笑谈诙谐话，那就叫大家耻笑啦。”鲁清这才说：“这是我的老哥，他与我兄长神前结拜。您不用给您亲家争口袋。他说对于我没有用我之处，那叫瞎话，如今他求到我这里啦，我得拿拿他。刘大哥，那么您把我叫了来有甚么事呢？”刘荣就把提亲之事，细说一遍。鲁清说：“那么霍大哥跟咱们三哥提好了没有？”刘荣说：“我们哥三个，全提好啦。”鲁清说：“何斌与姑娘的年龄全都配吗？”刘荣说：“全好。”鲁清说：“既然四水相合，那么你们还找我干甚么呀？”刘荣说：“鲁二弟，要是没有要紧之事，我们也不找你。皆因你俐齿能言，必须用贤弟去办。”鲁清说：“大哥从中为媒，没有我甚么事呀。如今您是卖切糕的不拿刀，抓啦！不用说，霍大哥一跟你们要定礼，你们老哥俩抓瞎啦。您想一想，那何斌的定礼，您能诤

过来不能？”刘荣说：“是啊，你也知道啦，这件事还得非你不可。一来你成全他们啦，二来你也给他们遮过脸去啦，免得外人有烦言，三来你也可以赏我们老哥三个全脸，这叫三全其美。”何凯说：“二弟，我的侄男，我知道他的性情，是他身上的军刃暗器，你许拿不下来。可不是我何凯拿话督你，天下的武夫是一家，男女皆为一理。要说定亲必须用自己的军刃或是暗器，因为甚么使那两样呢，因为那两样上全刻着他的名字啦。”鲁清说：“我不是跟三位兄长面前夸下海口。霍大哥，当中为媒可是刘荣，他把我鲁清找出来的，然后你们大家才求我办理此事。刘荣可算是那头的媒人呢？咱们必须说明白才成啦。”霍坤道：“二弟，那么他算我这头的吧，咱们这个样办好不好呢？”鲁清说：“好！我算我二哥这一头的，您想好不好呢？”鲁清说：“我要算我二哥这一头的，可是我给提的亲事。刘大哥从今往后，提媒保亲，您可千万少管。您这个拙嘴笨腮，这么大岁数，保不住人家就要定礼。您没有金钢钻，不用揽那么大的瓷器。”这几句话说的刘荣脸上变颜变色。鲁清说：“霍大哥我这个笑谈，可与别人不同。我说出就能办到。少时我要把他定礼拿来，您可别在这里坐着，必须赶紧的走。”霍坤说：“就是吧。”鲁清这才转身往里。

他一看此时天色已然黑啦，他急忙来到北上房，看见何斌正在那里坐着哪。他一直就奔何斌来啦，说道：“何斌。”何斌说：“叔父，有甚么事？”鲁清说：“你要见了西川的贼人，报仇之时，通报名姓不？”何斌说：“我是刀拣有仇的杀。我非见了二峰，我才上前动手啦。”鲁清说：“倘若二人有至近的宾朋，人家要上前挡你呢，你又当如何？”何

斌说：“我只可解劝于他，跟他们一无仇，二无恨，叫他退下，叫二峰过来一战。”鲁清说：“人家隐藏二峰，不叫他过来与你动手，那时你又当如何呢？”何斌说：“那时就休怨我啦！他既与他们一党，那时我治死他不冤。”鲁清说：“不论他是谁过来也不成。因为云峰段峰是你的仇人，要的是他二人的人头人心祭灵，别人可以不必。你见着他们通报名姓不通呢？”何斌说：“那焉有不通名姓之理呢？”鲁清说：“那你可说些甚么呢？”何斌说：“我就通了名姓，说我姓何名斌，外号人称神手太保翻江海龙。”鲁清说：“你且慢着，人人全知道你水性好，因此叫你翻江海龙，那么你怎么叫神手太保呢？”何斌说：“我有折背弓一张，能打八个连珠弹，百发百中，因此有许多叔父伯父们，与我贺号，管我叫神手太保。”鲁清说：“你在哪里试过武艺呢？你试武艺谁又瞧见见过呢？”何斌说：“夜晚三丈二远近，绿香头儿，无论阡在那里，我要是打出八个弹儿，那算不了甚么，必须用独弹将香头打灭，香还不折。白天打更有妙法，仰面往上打四个，容他们往下一落，那时再用底下的四个弹子往上打，更叫八个弹子全碎啦，那才算是绝手功夫。”鲁清说：“你父亲不会呀。可是你跟那人所学呢？”何斌说：“我授业恩师，住家在永安镇，姓安名三太，人称神弓手。”鲁清说：“你先慢着，你这个神手太保，我真没听说过。你何知道我的外号？”何斌说：“叔父的外号，侄儿全知。我大叔父，外号是自在雄，您是会友熊。”鲁清说：“这三个字，就是表明我在外能景高人。可是我还有一个外号，你知道不？”何斌说：“孩儿不知。”鲁清说：“我又叫神手鲁、鲁法官，大家跟我打哈哈闹着玩，管我叫鲁法官，我又叫砖头

鲁。”何斌一听不由一怔，说道：“我这个叔父，不定又要犯甚么坏啦？您怎么叫鲁法官？怎么叫砖头鲁？”鲁清说：“我有一把折把弓，一连能打四个弹，能拐弯，还能隔着皮儿打馅儿，因此人家管我叫鲁法官，又叫神手鲁。”何斌说：“您打从到我们那里，我就没听说过您有甚么弓。您把这手绝艺练一练，我看一看。”鲁清说：“我这几手全是单摆浮搁着。你要看哪手儿？”何斌说：“我就瞧一个样，瞧您那手隔皮打馅。”鲁清说：“好！你把门窗户壁全关上，不透一点亮儿。你要看一手儿，这不是要瞧我一下子吗！”何斌说：“怎么？”鲁清说：“我的弓在家里，你一死的叫我练，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”何斌一听透着他机灵，忙问道：“您那个弓几个劲？”鲁清说：“我的弓三个劲。”何斌说：“鲁叔父我有一张弓，是三个半劲，拉不满是三个劲。您可以用他来练，究竟怎么打法呢？”鲁清说：“你在屋里骑马蹲裆式，头上顶着一个茶杯；我在那屋里面朝里，我一问你，你一答应，一弹子使可将茶杯打碎。”何斌说：“您先交给我这手儿，我得看看。”说着话来到西屋，取过折把弓及弹囊。

鲁清一看，他把两样全卷到一块，遂伸手接了过来，说道：“列位请看，这个孩子，他人小心可不小，他试探我哪，我会打就能上的上，不会打那一定不会上。”说着话将弹囊挂在身上。这囊的颜色，是鹅黄缎色作地，青缎色荷叶边，里边是万字不到头，双荷叶边里头，四个犄角有四个小字，上写神手太保，正面上有何斌两个字。鲁清当时将弓弦取下，一窝便将弓上好了，转身往外，他叫何斌全将窗户门上齐啦。鲁清在院中问道：“预备齐了没有？”何斌说：“没

有呢。”鲁清说：“先把竹帘给卷起来。你们摆设齐了没有，要齐了我可献艺啦。”何斌说：“我已预备齐啦。”在屋中蹲裆骑马式一蹲。杜林说：“你别装傻啦，脸朝外，不是一个样吗？你必须脸朝里吧。您老人家一个走了手，打上就是一个包，重一点就许来个窟窿。您要脸朝外，一下子打了眼睛，那还怎么给我何大叔报仇哇？”何斌说：“言之有理。”鲁清在外边说道：“你预备齐了没有？”何斌说：“您稍微等一等。”一边说着，便将茶碗扣在头顶之上，骑马蹲裆式往当中一站，遂说道：“鲁叔父，您献手段吧。”鲁清一听，急忙来到柜房，交与霍坤，说道：“霍大哥，您赶紧拿走，这可是您姑老爷折把弓囊弹，您可好好的收了起来。这里的事，您就不用管啦。我累碎了三毛七孔心，使出妙计，才将此弓囊拿了出来。”霍坤说：“二弟，我谢谢你啦！”说完拿了弓出店而去。他们弟兄三人送出店外。霍坤回店不提。

如今且说刘荣、何凯、鲁清，三个人回到柜房，将双门紧闭。那鲁清是撮手擦掌捶胸跺脚，说道：“刘大哥，这咱们可应当怎么办呢？他要一要弹囊弓，我可上那里给他找去呢？再说那杜林在这里直出主意，我应当怎么办呢？”急的他直出汗，无法去搪何斌。刘荣说：“如今我也没有主意。”何凯在旁边一看，他也是真着了急啦，说道：“这个何斌脾气太左，性如烈火，如今给他用这个弓给定了亲，那时他非跟你拼了不可。因为我兄长的仇还没报呢，他有孝在身。”鲁清说：“二哥，您到里面要这么这么说，大哥您到里面必须这么这么说，那时就可以过去此事。”老哥三个商量好了，这才往里走来。此时何斌蹲在那里腿也酸啦，腰也木啦。那杜林在一旁，冲他直吐舌头。何斌说：“杜林，你直